

解

州



解州全志序



紀事之書有史有志、雖史
之流別實史之根柢也史綜
一代之事非一人所能為志
則一方之書纂輯差易然欲
詳核盡善足傳不朽必得一
人為習於斯出而克勤其事

解州志

序

有以洞志乎人心風俗之原
而後考教淑文刪疑訂信厥
有完書匪特視為記戶口供
徭役羨山川壯民物之典冊
而已也癸未秋余奉

命撫晉苗心文學諮詢故事適
解州言牧出所著志書以示

余本州志一屬縣四志者分
其類而運城為鹺海之區別
立專志共若干冊余披覽之
而知言君於是書其力專其
心苦矣夫解州為古郡地廣
五百餘里非偏陬僻壤者比
其間人民之衆財賦之充城

池井邑之固衣冠文物之華
與夫商賈百貨之多會以及
賢人碩士之嘉言懿行相沿
已久習而弗察而記載缺略
文致凋零言君恥之于是討
舊聞詢耆老搜蠹簡剔殘碑
凡覩記所及有涉于人心風

俗者必標舉而備錄之鳩工
付梓一成書而玉百紙非不
能簡也以為彙故者惟恐其
煩創造者惟恐其略志小邑
不病於簡志都郡不病其詳
體因宜尔也若夫激引之奧
博考證之精明令遊覽者可

以觀土風仕宦者可以知民
隱作史者可以供採擇摘詞
者可以資華藻斐然稱史裁
焉吾觀晉土之俗恍然如睹
唐魏之遺風異日徐通志而
互覽之而故實皆可考者愈
以思言君之成書不朽也視

他人以非工之作又無所遇
而費之其屑々應用拘牽常
格度量相越豈不遠耶今
國家至治咸和肖翹得所郊圻
封宇膏置仁壽之域而牧斯
土者得以政治之餘備舉慶
隆與民共樂於太平全盛之

會也猗歟佐哉

乾隆歲次癸未仲冬撫晉使
者長白和其襄撰



序

維雍正十有一年前撫使石公
脩纂山西通志而郡縣志亦
漸次分脩予距石公幾三十年
奉

命撫晉者再於通志尚未續纂而
郡縣志屢飭有司精摭故實
各勒成書以備考覈昭象來

解州志

序

茲蓋惟郡縣地處一隅人
事習為守令者既得此邦之
土地人民而治之而凡風俗山
川事宜沿革罔不瞭如指掌
渡得一邦之文獻相與搜剔
幽隱其為闕略必鮮况有通
志以為徵信郡縣志之大要已
若細在細而凡記言記事考

鏡得失不益有所折衷乎解
州隸晉西南鹺海在焉統轄
四縣號稱雄郡言牧治解之
明年歲在壬午余自西陲移節
過解其士庶羣喜予之復至
予二樂觀此邦生齒之繁庶
風俗之淳樸唐魏遺風至今
未遠屬吏以舊志進歷久不

脩率皆繁蕪湯濇爰屬言
牧留心編輯越期年言牧請
定解州全志稿披覽之餘於
舊志頗有增刪衷諸通志詳
慎不支解地五十年來未備
之書今條合纂彙成全帙其
裨益于地方者甚大仰惟我
國家承平百有餘載禮樂剛備

制度詳悉既慶民之幸生此時
而為有司者得於簿書錢穀
之餘蒐羅掌故鑒古證今勤
求上理觀乎斯志宜何如揚
厲也哉繼自今守令其當以吏
治各殫厥職解志雖脩舉之
一端然使
盛典典章名物燦然具列室標

乎人心風俗之大原

聖主稽古右文宏開館局旁搜博
採用以釐職方而廣史乘未
必非高深之一助當不徒後
來通志續脩藉以激信已也
大清乾隆二十八年歲在癸未仲
夏之吉撫晉使者長白明德
書于太原官舍



昔紫陽朱子知南康軍事
下車伊始即問志之有無
蓋極重乎一邦之文獻而
欲整理其殘缺也夫志書
之作不獨紀一方之山川
土田戶口賦稅使犁然可
考而且闡係於風俗人心

甚大蓋一方之忠孝節義
懿行嘉言凡流芳於後者
莫不於志乎載之使人覽
而興起其為善之心焉則
所係洵非淺鮮此朱子所
以急為先務而後之蒞官
出治者所宜法也迺倣吏

以官為傳舍方視慘志為
不急之迂務郡縣之志有
歷數十年不慘任其湯沸
以至梨板零落卷帙模糊
幾於不可披閱則知為治
而能留心風化裨益地方
者蓋未易多得矣知解州

事言君為先賢言子喬孫
有雋才長於吏治蒞解果
數年催科不擾編禱與歌
卓然有政績可觀而君於
地方事之闕風教者尤能
加意振興解舊有志已廢
年不慘君慨然力為纂輯

於鳴琴退食之暇手自屬
稿搜羅放佚刪繁萃而補
闕漏勒有成書將付之剞
劂先以示余余展閱之餘
愛其簡質有法且能多所
鑿正如冠以弁州以統於
一而所屬四縣仍分志運

城亦別立專志蓋於全部
中可分爲六部以源檢閱
既振裘挈領而復縷析條
分洵可謂猷弼體裁非舊
志所及也且人物藝文磊
落英多足爲一邦生色紀
之者尤未可以草、君所

載不濫有所及法乎春秋
謹嚴務求確實的當良足
示執範於將來使後之激
文攷所志得所據依則吾
身固於教化人心其所留
貽者素固深且遠也且夫
作志亦甚難矣陳承祚李

延壽負良史材而不能作
志郊漁仲於邈回八書十
志猶多所譏評以吾好騁
浮文不事核實迺知紀載
之老艱其事增文減井、
以條理談何容易哉君所
製不愧古人乃知君不獨

優於吏治即謂之有良史
才亦無不可乎

聖天子聲教覃敷右文稽古

特命儒臣纂修通考綱領宏大

義例淵源迥非前古著作

家夾溘都陽所能窺見萬

一君著書長剪裁文采斐

然存之以備職方採擇蓋

有合於周禮外史掌四方

志之意此儒者為治雖嘗

簿書鞅掌而彬、文雅庶

幾弦歌播化不媿言子家

風其與似史之嘗官固大

有別矣君其益勤於治恆

民隱而培士氣使解人頌
賢宦之德於邦則校之
前賢如文翁於蜀朱邑於
桐鄉其亦可以無愧也夫
是為序

乾隆二十八年歲次癸未
中秋後一日學使者長白

景福誥



解州金志序

癸未夏杪余以黃門奉

命視鹺河東祇任以來諸務紛

錯未遑他及茲以

奏報既畢方有志稽郇封之文

獻以資見聞而知州事言君

適以纂脩解屬金志告竣增

解州志

序

序於余、官鹽無與地方責

然解安兩城東西相距僅五

十餘里而所駐運當其中賢

守令之治績以聲亦時接耳

目焉豈容漫托不知而徒恬

嘿以為高矧言君纂脩金書

於所治一州所轄四縣各有

分志外以連地重大籍隸
安不欲輕附渾談於一乘之
中特立專志以崇要務實為
稱情得體之勅舉余職司
尤有不得而委謝者夫名城
巨鎮所在多有願或雉堞稱
雄而官師不立或佐貳彈壓

而典禮缺如故即民物滋豐
財賦浩衍不過附州以州統
屬縣以縣領已耳連之為連
不然勢拱全晉歸為陸海四
民駢集五方雜處城池倉庫
具焉祠廟壇壝設焉文武官
弁師儒學校立焉他若沿革

建置風土習尚典夫宮室廡
署科目選舉徵解徭役坊市
守禦之類莫不悉備是雖一
鄉一鎮實與大都省會相等
埒畫之上國

國家數十萬之儲貯下係秦豫
億兆姓之日用繁著衝要莫

此為最專志之脩固其所也
今觀其書體例精嚴記載質
實挈領提綱派別支分合之
既統有宗而會者原散之復
縷可分而條可析洵可於運
司鹽法志外允稱信史昭示
來茲其有闕於風教人心者